

闲话文人 姚秦川

丰子恺的育儿经



丰子恺的漫画作品。 资料图

在《还原先生风采》一书中，收录了丰子恺教导孩子写作文的点滴趣事，读来有趣好玩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丰子恺只能带着全家十余口逃难。眼见孩子们一天天长大，却没有固定的学校可读书，丰子恺心急如焚。走投无路之际，他决定亲自教孩子们读书识字。

当时，除了每天教孩子们背诵古诗词外，丰子恺还教他们如何写作文。在教写作文时，丰子恺并没有让孩子们读一些艰涩难懂的八股文，而是别出心裁地先给他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，等故事讲完后，再要求他们凭记忆将故事写下来。

丰子恺表示，这种办法不仅能锻炼孩子们的记忆力，还能锻炼他们每个人的表达能力。《赤心国》是丰子恺当时所讲的故事之一。在1947年时，他还给《赤心国》加上了插图，于是，《赤心国》变成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儿童故事连环画。

这个题材显然是丰子恺自己想出来的。他一生极为痛恨欺骗的行径与文明的虚伪，于是不断歌颂“天真”，而后发展出了他的系列“桃花源”故事，最后有了《文明国》《明心国》《赤心国》等。从中不难看出，丰子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一颗坦然外露的赤心，诚恳待人。

除了用讲故事的方法教导孩子写作文外，丰子恺还会不定期地出一些命题作文。有一次，他剑走偏锋，让几个孩子写一篇关于搓麻将的说明书。

乍看这个作文命题，让人觉得有点“无厘头”。因为在众人的观念里，搓麻将可是带有一定的赌博色彩，让孩子们远离搓麻将才是正事，可丰子恺为何还要故意让孩子们接触麻将，同时还专门让他们写搓麻将的说明书呢？

其实，丰子恺是看到中国人发明的麻将是一种很复杂而又好玩的娱乐游戏，不亚于外国的扑克，必须四人围桌一起玩，难以在临时性的简陋场合推广，于是，便想将这个游戏加以推广，他当时的想法和目的可谓非常单纯。

不过，孩子们还是不太明白父亲为何要让他们写说明书，再说，学校里也很少考这种文体。丰子恺笑呵呵地解释道：“让你们写说明书，就是想让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会换

一副科学的头脑，去探究那些不易涉及的事情。再说，写说明书比起写作文难度要大，除了要写得一看就懂外，还要能推广应用，这对于提高你们的写作水平有益无害。”

因为有了丰子恺的悉心教导，他的七个子女在长大后个个都事业有成，其中有大学教授，也有科学院研究员以及出版社编辑，等等，所以，不得不承认丰子恺确实教子有方。

百味书斋 郭跃雄

乡书乡情

珠三角加来（海南省临高县加来镇）同乡联谊会出版的乡情系列作品，汇聚了许多加来人丰富多彩的人生片段，展示了加来几代人在异地他乡里不同的身份背景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他们充满信心脚踏实地求发展，为创建一个理想平台，追寻一处属于自己的温馨绿色家园，打造灿烂人生，洒汗水，付心血，艰辛拼搏，在异土里扎了深根、开了盛花、结了硕果。窝暖了，想念牵挂的心自然由感而生，毕竟月亮是家乡的圆，思念乡梓父母，念念不忘土生土长“牵魂梦萦的故乡”，把情感寄托于乡书，表达对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眷恋与情怀，述说故乡人在外互动互爱互帮、团结奋进那可歌可敬可贵的精神，为家乡绘上了一道五光十色闪亮炫目的绚丽彩虹。符开潮遥寄对父母的爱，告慰父母亡灵和浓烈恋乡的赤子心，“不辞长做加来人”，感人肺腑；王雄的“点燃人生激情”，让乡音更亲切，乡情更浓厚，促大爱拥抱；王国祥的“感慨乡土”和他的许多作品，追溯加来的历史源头，挖掘临高谚语方言，探讨“临高学”，共同促进加来文学的发展。

加来地广人多，出产五粮，负有盛名。我们的生养地处小平洋，东南北三面环坡，西面是宝来河，沃野无垠，膏腴之地。从南边的和舍山脉喷出的源头，经流加来百顷洋田中央才汇入文澜江的二十多里河道，就是滋养加来人的母亲河，自古浇灌着家乡平坦的田畴。笔直超长的街道傍河而立，村庄多围绕于洋田周边，少许分布在洋田中。后来在丘陵连绵的南边兴建美良、敦灵两座小型水库，担负着雅正、美积、沧浪及兰奇几个作业区的农田灌溉。被平整的五万亩耕地，每逢春夏季，无边无际的禾田，和风吹来，绿浪轻柔起伏，处处稻花飘香，再过一个月，沉甸甸的稻子就熟了。这时的田野，到处都是收割机忙碌的影子，家家户户金粮满仓。秋冬，种植南菜北调的多种瓜菜，目不暇接。各种各样的辣椒挂满枝头，让人赏心悦目，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农家人的心坎里。

传统农业在进步。二十多年来，家乡农民的钱袋子鼓了，餐桌上的菜肴丰盛了，款式不一错落有致的小楼遍布各个村庄，各式各样的小轿车开进了千家万户。各个村庄的生态绿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像一幅动人的画卷。

早在十多年前，加来就有了高高矗立的“兰鹰超市”。超市所在大楼直插云天，大楼正面点缀的霓虹灯遮住了半边天。不论近处远处，每到夜晚，这些霓虹灯仿佛满天的流星，不停地划空而过，形色多样七彩变幻地在天空中飞舞，持续地流动闪烁。超市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有人打趣说，这不

是灯，不是星，是家乡人的眼睛、心灵、智慧绽放的光芒。

加来不过是一个小镇，却钟灵毓秀、物阜年丰、人才辈出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加来处于一马平川的广阔地带，如此美好的环境陶冶了加来人的秉性素养，宛如大海练就的老舵手。故而，加来儿女的胸怀，好比家乡的洋田一样宽广敞亮；加来儿女的情感，就如家乡潺潺清流的母亲河，温柔诚实又热情奔放；加来人的心肠，仁慈孝顺大度宽容；加来人的性格，豪爽开朗热心好客……加来是块福地，不但盛产粮食，盛产瓜菜，而且盛产文人。

故乡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地方，多少牵挂为她缠绕心头，即便已经去了很久很远的天南地北，依然会葆有强烈回家的意念，默默地感恩生养自己的这一方水土，始终不渝。

两地乡书，注入自然真挚的感情，以朴实的笔调，书写描绘无限可爱的乡土田园，赞美歌颂日新月异的家乡新貌。

家乡的天是蓝的，地是绿的，水是甜的，人是美的。富饶美丽的加来，那是无数颗跳动的心的共同希望，永恒的根基与依托。家乡人正以勤劳的双手与智慧，努力让这一路憧憬的梦变为现实。

市井烟火 冯步卷

凝香的滋味

我记忆里的灶台，是姐姐生活的另一个阵地。灶火映红了姐姐的脸庞，氤氲热气里，姐姐将炒得金黄的虾米与肉末细细铺在蒸好的油糕上，最后淋几勺滋滋作响的蒜头油。香气霎时漫过老屋，让人垂涎欲滴。这油糕里裹着的，何止是食材的香气，分明是姐姐用辛劳和时间熬煮出的，最绵长的爱。恍惚间，我又回到了那个总在灶台前踮脚张望的年少。

母亲为了养育我们六个子女，不知操碎了多少心。那些年月，姐姐主动放下求学的念想，执拗回家分担母亲的辛苦。

晨光熹微时，姐姐已踩着露水走进农户挖过的番薯地，细瘦的胳膊攥着锄头，在坚硬的泥土里刨寻被遗落的番薯，汗水湿透了全身，她捋了一下汗湿的发梢，越刨越有劲儿；日头毒辣时，姐姐移步到农户刚收割完稻谷的田地里。割剩的稻茬，密密麻麻插在泥土里，稍不留神就会划破裤腿。姐姐躬着背，稚嫩的小手在稻茬间穿梭寻找。散落的稻穗有的卡在稻茬缝隙里，姐姐用指甲一点点抠出来；有的卡在泥坑里，她顾不上弄脏衣服，把沾满泥的稻穗拾起洗干净。这散落的番薯和稻穗拾多了，家里就多了一份希望。

每次母亲蒸好的油糕等美食，姐姐总是挑着它们走村串巷四处叫卖，竹扁担在肩头压出深红的痕，她从未叫苦喊累。遇到门槛高的院落，她就踮起脚，小心翼翼地装将美食的竹篮举过院墙去，然后继续叫卖，半天下来，换回来一些糙米和番薯干。

那年酷暑，姐姐执意要去深山砍柴。几十里山路，她背着比自己还高的柴垛往回走，日头把山路晒得发烫，汗水浸透了粗布衫，嗓子干得像冒火似的。临近家门时，她脚下一软，整个人栽倒在尘土里，柴枝散了一地。当时我们见状，惊慌失措，围在她身旁哭作一团。过了一会儿，姐姐撑着坐起来，苍

白的脸上挤出笑：“哭啥，姐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渐渐长大后，姐姐一打听到有赚钱的机会，是不会轻易错过的。有一次，姐姐揽到农资站临时搬运的活儿，硬是把一袋袋复合肥从车上背下来，比成年人还快三分。随着装卸的起伏，姐姐就像一棵倔强稚嫩的椰子树，在生活的风雨里摇晃，却始终不被折断……

姐姐对油糕等美食的痴迷，大概是苦难岁月里开出的花。她跟着母亲学手艺，把普通的米浆做出了美食花样。新米磨成细腻的糊浆，水沸时，她执勺的手把薄薄一层米浆倾入蒸盘，撒上炒得焦香的干鱿鱼丝，待水汽蒸腾，再小心翼翼淋上第二层。一盘蒸下来，十多二十层米浆，层层叠叠对生活的热望。姐姐蒸出来的油糕香嫩、脆滑、爽口，多吃不腻，老幼皆宜。父母离去后，姐姐成了我们最后的归宿。记得我结婚那年，囊中羞涩，是姐姐将我婚事所需的一切置办好，帮助我完成了人生的大喜事。如今，我们兄弟姐妹及子女们都居住在那大城区，唯她与姐夫守着中和老家的院落。有一天，我们结伴回去看望患有痴呆症的姐夫，姐姐把我们领到院子里，只见放养的生态鸡扑棱着翅膀，她笑着说：“都是给你们养的，什么时候想吃，就回来抓。”我们走不开，她便把鸡杀好、打包，托付客运司机时千叮万嘱：“这是给我弟弟妹妹的，可千万别捧着。”

每月的家庭资助款，是姐姐出的主意。小妹负责记账，住院的、升学的、逢年过节团聚的，每一笔支出都承载着血浓于水的亲情。每次在那大的家庭聚餐，油糕必是压轴登场，是姐姐蒸好从老家带来的。后来姐姐老了，眼花了，手脚也不利索了，却依旧坚持要出这份钱，让别人代蒸油糕。她笑着说：“只要你们吃得开心，姐就高兴。”那笑容里，藏着岁月沉淀的温暖，也藏着姐姐对这个家永不褪色的眷恋。

此刻，我捧着姐姐送来的油糕，看那层层叠叠的米糕上，虾米与肉末泛着诱人的光泽，葱花点缀其间，如同一幅温暖的画。热气模糊了视线，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在灶台前忙碌的姐姐，她的青春在烟火里绽放，她的爱化作这凝香的滋味，萦绕在我们兄弟姐妹的生命里，岁岁年年，不曾消散。



赵望云国画作品《姐妹》。 资料图